

小型
文庫

鄉

下

王魯彥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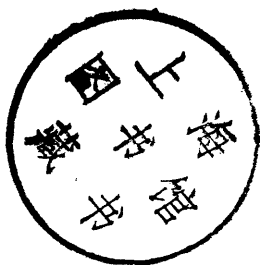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7076B

~~026914~~

庫文型小

下 鄉

作彥魯王



119321

售經總店書活生海上

月七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129321~~

小 型 文 庫

下 鄉

每 冊 實 價 叁 角

著 者 王 魯 彥

出 版 者 文 學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七 月

鄉 下

「你發了瘋嗎，阿毛哥？」

「我做不得人——我先和他拼個命！——哼！限你三天！——你叫我到那裏去弄這筆捐錢？偷嗎？搶嗎？我阿毛不是這等人！我從來不靠天，不靠地，單靠我這副鐵打的筋骨吃飯的！——他要逼死我，我就先要他的命！——你看！你看我這鐵打的筋骨！十個阿坤殺豬徒也不在我眼裏……」

阿毛咬着牙，對着阿利哥瞪着深陷的發火的眼，緊握着拳，挺出赤裸的臂膊來。那臂膊，像是塗着古銅色的油漆，光亮而且潤澤。這裏那裏打着紐結似的筋絡頂起了皮膚

綻着。

「你不能——他不是好惹的！」

「別人不敢，我阿毛就敢——阿坤是什麼東西！——不錯，陳家村裏有名的惡霸，殺豬宰羊，刀斧不離手，一臉橫肉，三角眼睛，人人怕他——但我阿毛可不！我阿毛做苦工出身，生成鐵打的筋骨，單是這十個指頭就和鐵鈎一樣，抓得起八尺磨，石搗臼，只要我用一點點氣力，就能把鐵秤錘捏成粉屑；牆上一拳，叫牠穿個洞——你看！你看！……」

阿毛哥說着，咬緊牙關，就在對面牆上撲的一拳打去。果然那裏立刻陷了一個洞，泥灰紛紛落了下來，他却面不改色，沒有一點疼痛的表情。

「我不是說這個，阿毛哥，你的力氣大，陳家村裏那個不知道！阿坤自然吃你不下，他是虛力，你是實力。可是他橫行無忌，不是專靠他的氣力，你該明白！」阿利哥說着，在地上敲去了旱煙管中的煙灰。

「我明白，我全明白！他現在是鄉公所的事務員，靠鄉長吃飯——哼！那東西也不是

好貨！……」

「住口！」阿利哥突然從板凳上站了起來，握着空煙管，篤篤篤，篤篤篤，用力敲着桌邊，想用這聲音掩住阿毛哥的語音似的。

「怕什麼！」阿毛哥推開阿利哥的手，大聲的說，愈加憤怒了。「我阿毛，憑良心做事，靠氣力吃飯，天不怕，地不怕，倒來怕他不成！」

「那自然……」

「強生是什麼東西！一字不識，和我阿毛一樣，看看明明，摸摸平平！」阿毛哥繼續着說。「從前負着一身的債，飯也沒有吃，餓得骨瘦如柴，比我阿毛還不如！因為面皮生得厚，頭生得尖，鑽到了一個鄉長；心生得黑，手生得齷齪，這裏抹一下，今天才吃得肥肥的，搖搖擺擺，做起紳士來！可是我們這班窮人倒了霉啦，今天這樣捐，明天那樣捐，賣兒子還不够，還得剝下自己的皮來付捐錢，——這是什麼話！什麼話！……」

「真是越變越不像樣，一天不如一天啦！」阿利哥點起旱煙管，也發起牢騷來。「從

前鄉村裏的惡紳橫行無忌，也只敲敲有錢人的竹槓，還管不到別的事情，現在索性做起地方官來，委做鄉長，把村裏兩三千家人家，幾萬個人，都交給他管啦。」

「管些什麼事情呢？」阿毛哥憤怒地睜着眼問。

「正經事不會做，公益事不管，你爭我吵不會調解！只曉得今天要錢，明天要錢！從前捐錢由縣裏派人來收，收款的人落一點荷包，縣知事落一點荷包。現在歸鄉公所收捐，事務員落一點荷包，鄉長落一點荷包，縣知事再落荷包，到省裏解不到一半，所以省裏只是把捐稅加了又加，想出一個新的捐稅，又來一筆新的捐稅，縣裏再加上新捐，鄉長又加上新捐，事務員又加上什麼罰款，一層一層剝了又剝，把我們老百姓統統剝窮啦！」

「鄉公所裏幾個人可富啦！你看，連自己名字也不會寫，現在做了鄉長，穿着長衫，進出出都是轎子，一年到頭兩個長工，今天買肉，明天買魚，扛開桌子，中風白板，這裏買田，那裏買屋啦……」

「從前警察局專門捉賭，自從鄉長設立以後，賭禁反而開啦……唉……」

「強生自己就開頭放賭，他家裏每天兩桌，晚上點着汽油燈，頭錢就有兩三圓，怎麼不發財！橋頭保衛團做點什麼？也是日夜牌九麻將！賊來了沒有看見，強盜來了躲躲開！哼！還有不能上口的事……」

「還不是真能保衛，也只保衛有錢的人，像我們這些老百姓就用不着保衛。官場做事真欠公平，我只有兩畝田，也要我保衛捐，錢糧裏已經加上了，鄉長還要我再出。像從前開着一片小店倒也罷了，現在時勢不利，小店關了門，街上擺點攤頭，每個月要付攤頭錢給地主，還要付營業捐給保衛團，再是什麼保衛捐，簡直做不得人啦！唉！唉！……」阿利哥說着，搖起頭來，嘆着氣。

「都是那些混蛋今天敲詐，明天敲詐！住一點房子，還不是捐了又捐！」

「是呀！我這一間破屋不曉得出了多少錢啦！一種是門牌費，只在我門上釘一塊藍底白字的小小洋鐵皮，就要我五角大洋，過了幾個月釘過一塊，換過一塊，今天改三號，明天改二號，今天叫做萬利路，明天改做吉祥巷，每次都得出錢，連舊洋鐵皮也沒給我。」

「誰會給你……改了一改，又是新的……」

「又什麼戶帖，把你名字人口寫在上面，貼在門口，——那上面明明寫着分文不收，貼的時候却問你要錢，說是什麼紙張費，漿糊費，人工費！隨後一個月半個月來查一次，查一次貼一次小張頭的紙，說是複查，複查一次又得出一次錢，查來查去查個不清！這樣總算够了吧？」

「哼……」

「又來一種自治戶捐，自治戶捐之外，現在歸鄉公所收用叫做住戶捐啦，半年一收。大屋要收，破屋要收，租人家的屋也要收。到鄉長那裏去說說情，說是除非你住到狗窠裏去可以免掉呢！唉，做人真難！一天不如一天啦！說不定將來走路吃飯都得派捐啦……」

「我不是和你一樣的被他們敲詐！住屋以外我還有一只破划船，也是船牌費，換號費，營業稅，一次又一次的剝了去！付得遲一點，就要把船拖到岸上來，就要把船敲破！阿坤那個狗養的，我受過他多少次的氣！他一向不做好事，代人討債打架，包酒捐收印花稅，走

進人家房裏翻箱倒篋，調戲婦女，無惡不作！這次碰在我手裏，我再也不能放過他啦！——三天！三天！你看我把他打個半死半活！——兩個月沒有一個錢收入啦，河水這末乾，划船早已拖到岸上，要修理又沒有錢。父子兩口天天要吃飯，這裏借錢那裏借錢，債像山積，他們却要我出掏河捐，說五角就五角，一元就一元，說五天就五天，三天就三天，簡直比皇帝的聖旨還厲害！我在那裏開着錢莊嗎？

「開了錢莊，就不付捐錢也可以啦！」

「正是這樣，叫人更加痛恨！那些狗養的，專門欺侮我們窮人！這次掏河，真是爲的大家嗎？又是借名頭包私囊！募捐吃一批，報銷吃一批，我們窮死，他們幾個人闖死……」

「真的，你我一天不如一天啦！我從前……」

「我從前好不快活！」阿毛哥搶着說。「廿幾歲的時候，挑着三百斤重担，爬山過嶺，不用休息，也不必換肩，腿也不痠，口也不乾，抬轎抬搖籃，總是重量在我這一頭。附近四鄉，那個不知道我阿毛氣力大！那個不要我阿毛挑担抬轎！自從火車通了以後，我才漸漸走

起壞運來，挑抬的買賣全給火車搶去了。有力無用處，只好給人家磨谷舂米，這時已經上了三十歲，一連五年，倒也罷了。三十六歲那一年，該死的軋米船下水啦！一天到晚開到這裏那裏，又把我的買賣搶去啦！我這才沒辦法弄起划船來。誰曉得去年汽車又通啦！來往客人頂多的地方又給汽車搶了生意去！一個老婆又生病死啦，這裏借錢那裏借錢，才把她抬了出去。今年却忽然三個月不下雨，河水乾啦！你叫我父子兩口吃什麼？那些混賬還要我來出掏河捐！等他們把河掏好，我老早餓死啦！一個村裏的人這樣不講情面。我好好的對強生去說情，他却看我越窮越逼得緊——派一個惡棍來，限我三天——這筆捐錢簡直要我的命！我說——我管你死活！——那個阿坤惡棍竟惡狠狠的對我說：「限我三天！我有錢也不付！就和他先拚個你死我活！你看，我阿毛上了四十年紀啦，鐵打的筋骨還在這裏！我怕他不成……」

「是的，是的，但是，忍耐一點吧。阿毛哥！你聽我的話，這事情不是這樣解決的！緩緩的來吧，惡人自有惡人磨！你我都已這樣年紀啦，好人惡人還看得少嗎？我們從來沒有和人

家打過架，這事情萬萬不可以捐錢呢，我幫你設法，三天內一定有辦法，請你放心吧！」

「我不要你幫忙，我手邊有一千元，也不給他一個銅板！那些壞蛋，不早一點給他們教訓，還要作惡得厲害的！——哼！三天！限我三天！你看着吧！我就在今天！明天！……」

阿毛哥說着咬着牙齒，用拳頭槌着桌子，彷彿阿坤殺豬徒就在桌子底下，他要用力擊斷他的背脊似的。他的深陷的眼睛裏燃燒着強烈的火焰，像要連腦殼都燒着了。一

「你簡直發了瘋啦，阿毛哥！你不可以！你得聽我的話！放得平心靜氣一點！……」

二

一天，二天，第三天到了。

將要吃中飯以前，阿毛哥從三品哥家裏走了出來。三品哥穿着一條短褲，打着赤膊，跟在他後面。阿毛哥一手拿着一包銅板，踏着急速而有力的脚步走着，像在憤恨地蹬着

脚下的石板。他低着頭，口中喃喃地做着聲音，眼裏冒着火。

他現在準備付那筆五角大洋的掏河捐了。阿利哥，三品哥都不許他打人，都到別處借了錢來給他，要他付那筆捐錢。三品哥的二角錢，還是銅板湊成的。他現在不能不依從他們的勸告，不能不接受他們好意的幫助了。他只得拿了一包角子和銅板，到鄉長那裏去付捐錢。

然而他心頭的火却愈加猛烈了。他想起他受人的壓迫，欺侮，伸不出拳頭去打一陣痛快淋漓，非牛馬似的忍耐着不可，愈加憤怒得像瘋了似的。

「裝一點笑臉吧，阿毛哥，見着鄉長！」

三品哥還這樣的勸告着他。這是多麼使他氣忿的事！他已經快要被人家逼死了，還得裝着笑臉，送錢給人家！他不是爹娘養的嗎？窮人是這麼賤的嗎？哼！他愈想愈氣，臉色變得非常蒼白，癱攣地緊握着拳，上下排牙齒緊咬不住，互相敲擊起來了。

「不要生氣啦，阿毛哥！靜一靜吧！要生氣，回到家裏再說。我也是一肚子牢騷要和你

細談呢！三品哥在後面望見他那種樣子，怕他動手打人，闖下禍來，所以只是跟着他勸阻他。

「好啦好啦！我把這斷命錢丟給那鬼東西就走，你放心吧，我今天不動手啦！」

「你得好好交給他，千萬不要這付臉色！」

「你回家吧！」阿毛哥不耐煩的說，「我依你的話，好好交給他就是！」

「不，我在門口等你，我還有話同你說！只要你進去了，好好出來，不闖禍，連累我老弟就是啦！」

「唉，唉！」阿毛哥嘆着氣，感動得連眼淚也將迸出來了。「我會忍耐的，三品哥！」

同樣年紀，同樣的貧窮困苦，只有阿利哥和三品哥對他像親兄弟一樣，幾年來互相勸慰着，幫助着。做人一天比一天難了，要不是他們倆，阿毛哥或許到現在已經不能平安地活着，也許早已闖下大禍，被人害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多麼不能忍耐的人！只有他們倆老是勸阻着他，逼迫着他到處忍耐着，他能不依從嗎？然而這樣的活着，却使他更加

痛苦。一次被人欺，不做聲，低着頭忍耐，就每次得被人欺侮了。忍耐，忍耐，他越忍耐，越覺得透不過氣來，越活不下去；然而，他仍得忍耐着！連天崩下來了，也得忍耐着！

現在他已經走到鄉長的大門口了，三品哥留在門邊，他得忍耐地踏進門限。

「唉——」阿毛哥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終於十二分壓制着自己，又復苦笑了一下，走了進去。

「鄉長先生在家嗎？」同他一樣輩分，同他一樣的連自己名字也不會寫的，他現在得叫他鄉長先生！除了那一件長衫，不是也和他一樣嗎？阿毛哥想着，磨了一陣牙齒。

「做什麼站住！——外面等着！不要粗手粗脚的驚動鄉長！——他才睡下去！」房裏突然出來了尖利的命令，把他的脚步擋住在二門口。

阿毛哥憤怒地睜大了眼睛，從窗口外望了進去。隔着玻璃窗坐着的是培德小學校長金生，手裏握着筆，口裏含着一支香煙，正瞪着眼對他望着。

「什麼狗養的！」阿毛哥喃喃地罵着，但沒有出聲。

那畜生好無禮！他是菊生麻子的兒子，應該叫阿毛哥做叔叔，讀了幾句書，拍上了強生鄉長的馬屁，拜他做乾爹，做起小學校長，和鄉公所的書記來，便目空一切，橫行無忌，這裏一張佈告，那裏一張字條，要錢，要人，要命！今天見着阿毛哥，便不把他當人看，擺着老爺架子，開口罵他粗手粗腳。要不是三品哥等在大門外，阿毛哥簡直忍耐不住，隔着玻璃窗一拳打將進去。

「付掏河捐來的！」阿毛哥狠狠的說，用力把錢包往窗口外桌上一擲。

「教不會的牛！要你輕一點，偏是這樣鬧！」金生校長瞪着眼，怒氣的說，一面翻着捐簿，「你該出五角大洋——限期已經過了才送來——全是銅板嗎？去換銀角來！沒有人數！」

阿毛哥眼睛發了紅，幾乎要把錢包對着窗內擲了去，但牙齒一咬，又終於按住了怒氣，只把錢包一抖，讓銀角和銅板落在桌上，轉身就走了。

「沒有地方換——不是一樣是錢嗎？隨你要不要！」

「豬鬃！」

他聽見窗內金生校長又罵了起來，不自主地停住脚步，回過頭來——但忽然又像瘋了似的，急速地往大門外跑了出去，也不管三品哥在門口等着，一直走向自己的家裏。

「阿毛哥……阿毛哥……怎麼不理人！……你又生氣了嗎？……」三品哥立刻從後面追了上來。

「你這畜生！你這狗養的！……你這畜生！……你這……你這……狗養的！……」阿毛哥毫不理會三品哥，頭也不回，只是喃喃地罵着，蹬着腳往前走。

「你罵誰？你罵我嗎，阿毛哥？」三品哥趕上前幾步，拉住了阿毛哥一只手臂。

「忍耐！忍耐！你叫我忍耐到死嗎？……天下全反啦，你不曉得狗養的小子都欺侮起我來！我再忍耐下去，連屋角裏的老鼠也要咬我啦！」阿毛哥說着，用力蹬着腳。

「誰呀！你說怎麼一回事呢？」

「狗養的，菊生麻子的兒子！」

「我道是誰，原來又是那小子！阿毛哥，你也太會動氣啦！這種人，你還把他放在眼裏嗎？人品好，還是樣子好呢？嘴巴乾淨還是手脚乾淨呢？我們陳家村裏沒有人看得他起，誰也不把他當做人看待，你爲什麼要這樣生氣呀？你這樣子，不是太看得起他了嗎？」

「連這不值錢的東西也欺侮起我來，你叫我怎樣做人呀？——三品哥，我不再弄船啦；這碗飯讓別個去吃吧！——掏河捐已經出過啦，我現在把那隻討飯船敲破了再說！」阿毛哥說着，已經走到自己的門口。他打開門，從床下拿出一柄斧頭，往外就走。

「那不能！那不能！——阿毛哥！」三品哥緊緊地拖住了他，一只手去奪他的斧頭。

「哼！」阿毛哥用力把手一揮，三品哥已被摔倒地上，脫身就跑了。

「阿毛哥……阿毛哥……」三品哥大聲的叫着，從地上爬起，又追了出去。

附近的鄰居男男女女都出來了。阿利哥也出來了。他迎頭兜上去，直至河邊，才抱住了阿毛哥，隨後三品哥和幾個男子也圍住了他。

「你又瘋了嗎，阿毛哥？做什麼去呀？」阿利哥用力抱着他，叫着說。

「劈我自己的船！那斷命的划船！我不吃這碗飯啦！」

「唉！唉！阿毛哥！平！平氣！你不靠這吃飯！你的兒子呢？平！平氣吧！有話好說的……」阿利哥苦苦地勸着。

「是呀！你一個人隨便什麼買賣好做，你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兒子靠什麼吃飯呢？一兩天，下雨了，河水一通，就有買賣的呀！」鄰居定生哥也勸着說。

「可不是！不要憑一時氣忿呀！」謀業哥說。

「到底爲了什麼事呢？小事吧？不必這樣生氣的！」

「總是一時氣忿，過一回會好的，總要想後來的日子！」

阿毛哥真的快要瘋了。他的一肚子火怎樣也不能爆發出來，勸呀，阻呀，這樣壓，那樣壓，別人總是管着他！這些勸阻有理嗎？全有理！爲的他好嗎？全爲的他好。然而他因此更加痛苦，更加憤怒。他透不過氣來，渾身發着抖，差不多失了知覺。

「你們……你們……叫我怎麼辦呀！哼！哼！……」他只會斷斷續續的這

樣叫着。

就在這時，大家奪去了他的斧頭，把他擁回家裏，你一句我一句的勸慰着。

「那種東西要是成樣，我的兒子怕不送去讀書！」

「真是給他教過，小孩會好嗎？」

「肚子裏東西也未見得好吧？寫出字來也只那樣吧！」

「鄉長全靠的是他呢！」

「那種鄉長也只配用那種人——一個字不識，和你我有什麼分別！」

「人是應該做得惡一點！像他那種人竟也會做鄉長，會弄錢——憑什麼呢？」

「鄉長是什麼東西！從前沒有這名目的！自從有了鄉長，地方上事體就多啦！」

「也是地方官呀！」

「從前做官靠一支筆管，現在只要一張嘴巴。」

「不見得會講什麼事吧？有錢落荷包，就有說有笑。沒有錢，就把你推到溝裏去——」

什麼嘴巴！沒有一句公道話……」

「爸……」這時門口忽然有一個孩子叫了起來。

「站住！阿林站住！」門外的人叢中有人追了來，叫着。

「爸……爸……船……」孩子走到門限上，帶着哭聲叫着，忽然被後面追來的人捫住了嘴巴。

「阿林……不要進去！不准說！」那人一只手捫着阿林的嘴，一只手揮着。

門內門外的人全驚愕地靜默了。大家都預感到一種可怕的事已經發生。

「什麼？」阿毛哥突然像從夢中醒來似的，從板凳上站了起來。「阿林船怎麼樣？你

說——阿洋哥放手！讓他說來！」

「沒有什麼……天將下雨啦，阿毛哥……船明後天可通啦……我……我怕他吵鬧你，不要他進來呢……你看……你看，他看見這許多人嚇得哭了呢……出去吧，阿林，不要哭！你爸沒有什麼事的……」阿洋哥說着，索性把阿林推了出去。「真不懂事！十二

歲啦，還是這樣！這許多叔叔伯伯在這裏，會把你爸吞吃嗎？……不許做聲！……到我家裏去，叫你孀孀倒茶來給你爸吃吧！」

阿林圓睜着眼，莫明其妙的吃驚地望了一望四圍的人，慢慢走開了。

「到底什麼事呀，阿洋哥？」阿毛哥疑惑地望着衆人的面色，像發癡似的說。「船……」

……船！……船怎麼樣呢？……」

「船已經給阿坤殺豬徒挖了幾個洞啦！」門外有人低聲的耳語說。

「船明後天好下水啦，阿坤哥！你看，天要下雨了呢！」阿洋哥轉過身，對大家眨着眼，一面揮着手，假裝着指天給阿毛哥看，意思却叫門外的人不要做聲。

「真的嗎？唉，唉！」阿毛哥又像有點清醒了似的，抬着頭望着門外的天。

他看見太陽被黑雲掩住了，風捲了起來，眼前昏黑得異常，彷彿覺得是在五更天氣，坐在船梢，拿着槳，在波浪中盪漾着，一會兒船頭鑽進了水裏，船尾仰到了半空，一會兒船頭仰到了半空，船尾沉入了水裏。

「船！船！……爸！……」

他忽然聽見他十二歲的兒子阿林在船頭叫了起來。他睜大着眼，望着船艙，驚愕地看見艙底下三四個亮光——有水從那裏湧了進來，湧了進來——船漸漸重了，重了，水進來的多了，愈加多了……

「唉！唉！……阿林！……船破啦！……我們不能活啦！……」

他覺他水波一直從脚下衝到了他的胸部，喉頭，立刻掩過他的腦袋，怎樣也透不過氣來，一陣昏暈，倒在板凳上……

「唉！唉！……現在不能活下去啦！……船已經敲破啦！……」

他閉上眼，還隱隱約約的聽見有人這樣說着，隨後便什麼都沉寂了。

三

阿毛哥已經有半個月不在陳家村了。留着一個十二歲的兒子阿林在破屋裏。

三品哥也不在陳家村，他留下一個妻子，一個十七歲的兒子和兩個十歲上下的女兒。

他們倆現在都已被人丟進了縣府的監獄。阿毛哥的罪狀是持斧行兇，三品哥是幫同行兇，一個判決監禁三年，一個六個月。

天已經下雨了，河水滿滿的。但是阿毛哥的船不但被人家敲了幾個洞，索性充公到鄉公所裏去了。

陳家村裏的人到處在暗地裏談論着他們的事，人人覺得不平，但沒有誰敢出來說話。只有阿利哥這裏說好話，那裏說好話，想營救他們。然而沒有一點效果。人家有錢可以去贖，去買通，他可沒有一點希望。

三年的監獄，家裏留着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怎樣善後呢？監獄裏的沒有法子，這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他不能不管。但他自己又是那樣窮，街上擺一個攤頭，販賣些另星的雜貨，生意本來很清淡，捐稅特別重，家裏吃飯的人又多，有七十歲的父母，弟媳婦，姪女兒，自

己的妻子和四個小孩，要不是二十二歲的大兒子在外面做伙計帶一點錢回來，他簡直沒法擺佈這一個大家庭。現在，他又怎樣安置這一個孩子呢？

阿林原來也已能賺飯吃。自從他母親死後，他便替代了他母親坐在船頭幫着扳前槳的。雖說年紀輕，氣力小，還不會代替他父親使後槳，但他父親却也少他不得。阿毛哥無論氣力怎樣大，到底使後槳是把舵性質，沒有人扳前槳，船是走不快的。倘若他不用阿林，他就得另外請人扳前槳，賺來的錢，他和船得兩股，另一股得分給別人。所以實際上，阿林所賺的錢和他父親是一樣的。

但現在，阿林也就沒用處了。他父親已經關在監獄裏，船又充了公。別個弄划船的他，又插不進去。粗重的工作，他又到底年輕，做不了。

可憐的孩子，母親已經死了，父親又離開了他，沒有親叔伯，也沒有親兄弟親姊妹，日夜號哭着，本來身體不大強健，現在又哭得瘦了。一個人住在破屋裏，隔壁雖然有人家，夜裏闖了門依然淒涼得可怕。

「不餓死也會傷心死，不傷心死也會嚇死的！」阿利哥這樣想那樣想，憂抑地說。隨後他終於叫他住到自己家裏去了。

船呢，他想，那是阿毛哥專靠牠吃飯的。沒有牠，將來阿毛哥回來了不能過日子。就是現在，要是有了船，阿林也還可以有飯吃。他自己呢，人口多，擺攤沒什麼收入，倘若阿毛哥的船在這裏，倒不妨改換職業，在這三年中和阿林一道弄划船，照普通的辦法，每次收入分做三股，兩股給阿林，自己分一股，這樣，眼前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三年後阿毛哥的船仍在着。船到了鄉公所那裏，要拿回來是得出相當的錢的。於是他一面托人去求情，少出一點代價，一面找了幾個族人來搖會，便用頭會的錢去贖阿毛哥的船。

經過多次的設法，幾天以後，這兩件事情總算都辦到了。用了二十五元錢把阿毛哥的破船贖了回來，暗地裏又送了阿坤五元，一共算是三十元。阿利哥就弄了一個三十元錢的會。他另外又借了幾元錢，把破洞修理好。

阿毛哥離開陳家村一個半月以後，他的船下水了。阿利哥收了攤，便和阿林去弄船。

「爸什麼時候回來呢，伯伯？」每當阿林在船頭坐下，便問坐在船尾的阿利哥。那裏一向是他父親坐的，不能不使他時常想到，眼淚汪汪的傷心起來。

「快啦，孩子，日子過得很快，他不久就可以回來的！」阿利哥常常啞着聲音回答他，也時常心酸。

他和阿毛哥，三品哥，雖然不是從祖父的親房兄弟，只是一族內的遠房堂兄弟，但因為同樣年紀，從小都在一處，一直到現在都像親兄弟那樣的要好。年輕時，看戲聽說書，知道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便常常用來比喻他們三個人。到後來雖然一個做工，一個種田，阿利哥自己做生意，走着不同的路，但都在一個村裏，日夕相見，感情從來沒有一點疏遠過。三個人中間，有誰娶親生子女或者疾病困苦等事，總是互相幫助着。

「只可惜我們都沒有讀過書，要不然，只要我們中間有一個人做起官來，大家也就出頭啦！」有一次三品哥曾經這樣說過。

「也許正因為都沒有讀書，我們三人才有這樣的義氣呢！讀書的人太聰明啦，有時

反不講義氣的，做起官來，更不用說啦！」阿毛哥向來就看不起讀書人，他這樣的回答說。果然後來年紀越大，遇到的事情越多，阿毛哥的話愈加證明了。

三個人之中，最先最有錢的，也最先遇到壞運氣的，就是阿利哥。他本來開的是布店，和本縣的一家織布廠訂了好幾年合同，專門推銷土布。後來因為洋貨充斥，價錢比土布便宜，那一家布廠關了門，他的存貨也銷不出去，虧了不少的本錢，便索性賣東洋出產的布，不料賺了幾個月錢，看看從前虧的本正將填補上的時候，却到處抵制日貨起來了。他那時存貨最多，打了對折也沒有人去買。有一時期，甚至不敢擺在櫥窗裏，怕查仇貨的人見了，封他的店門，罰他的錢，燒掉他的存貨。等到後來抵制的風潮稍稍過去，英國布和俄羅斯布又大批的到了縣裏，價錢特別便宜，貨品也比東洋的好，他的存貨更加沒有人要了，只好打了折頭又打折頭賣出去，虧了許多本。他看着布生意難做，從此不敢專門靠這一種貨品，就把布店改成了雜貨店，連家常日用的東西也賣起來了。但營業失了重心，洋廣雜貨只是另另碎碎的賣出去，沒有大批的買賣，一年以後立不住了。他這雜貨店索

性連醬油店的和南貨店的貨品也寄售了。然而銀根一年比一年緊，捐稅一年比一年多，他的買賣一年比一年縮小，最後終於無法維持下去，辨倒賬了。從前他父親留下給他的本錢早已虧完，後來幾年的本錢全靠著村裏和附近鄉下人的存款周轉着。店門一關，還不够五六百，只好將祖遺的八畝田賣去了六畝還債。他家裏的人口特別多，穿呀吃呀，開銷特別大，幾年來在街上擺攤頭做點小生意，常常弄得沒飯吃，這時就全靠阿毛哥和三品哥的幫助。阿毛哥是因爲負擔輕，三品哥是因爲年成好。那時要是沒有他們兩人，恐怕阿利哥家裏早已餓死凍死許多人了。到得最近幾年來，他的大兒子能賺錢了，他才比較的輕鬆了一些。

然而當他將要轉變過來，三品哥却遇到壞運了。一家裏這個生病，那個生病，自己又害大腳瘋，不能下田，給人家種的二十幾畝田，只得請短工去耕種。收穫進了，一部分給田主，一部分留給自己的，等不到好價錢，趕快賣了去還債。眼望着新穀上市，自己只能留下一二十天的糧食，以後穀價貴了，却反而再向人家去除去買來吃。這樣的困苦還不够，忽

然大水災來了，半年的辛苦毫無代價，一年中簡直也要餓死凍死了，倘若沒有阿毛哥和阿利哥兩個人。他們不論自己怎樣窮，總是設法去幫他。這幾年剛剛三品哥的病好了，兒子也長大了，正可以好好的種田度日，又忽然大旱了，早稻雖然收割進，晚稻可全晒死了。而現在却又來了橫禍，給人誣陷幫同行兇，丟進了監獄，判決六個月的罪。

而阿毛哥，他却是整整的三年——好長的災難！住在潮濕的房子裏，又臭又陰暗，睡的是石凳，吃的是鹽湯，他能不生病嗎？三年以後還能做事嗎？倘若運氣壞下去，誰也不能够曉得，他還能活在世上不能！而阿利哥自己呢，又誰能知道這三年內怎樣！天災人禍，一年比一年多了。天羅地網，到處暗地裏密佈着，隨時可以觸着不幸的事。

「到了分手的時候啦，唉！阿利哥想着想着，禁不住嘆息起來。

做人好像做夢，不久以前這船尾上坐着的人，現在竟惹下了大禍。這坐位，這槳，不都是阿毛哥天天離不開的嗎？同樣的，槳放下去，鏡子似的水分開了，槳拿起來，船過去了，波浪又不靜了，然而這水，這河岸，那裏知道現在已經換了一個人。陳家村裏起了冤屈的事

情，從前的人正在受着最大的痛苦呢！

「噢，這就是阿毛哥的船嗎？這個孩子是阿毛哥的吗？……真是想不到啊！」客人一坐到船裏就常常這樣惋惜地問了起來。

這話是何等尖利地刺着船頭和船尾的人！尤其是阿林，一聽見這些話就眼淚汪汪。阿利哥從低矮的船篷上面望見阿林變了面色便連忙提高聲音回答客人說：「快要出來啦！……」隨後恐怕客人再往下問，便用別的話岔了開去。最後自己起了心酸，使用力撥着槳，對阿林叫着說：

「用一點氣力吧，孩子！不要給後面的船追上啦！……你看，客人，還只十二歲就比大人還有勁呢！……」

阿林呆了一刻，心頭忽然寬鬆起來，立刻用全身的精力往後一仰，手下的槳在水裏撥起了幾個急劇的漩渦，船就加了速力格格地分着水前進，去追前面的船了。

阿毛哥在監獄裏住到三個月，完全變了樣。頭髮留得特別長，像一個松果；一身瘦得只剩幾根骨頭，衣服又襤褸不稱身，非常像一個飢餓將死的乞丐。眼窩下陷，顴骨高起，下巴尖削，一臉蒼白，又像鴉片鬼。從前的精力，現在全消失了，走動起來，一脚高一脚低，踉踉蹌蹌。兩手提起來時，常常戰慄着，彷彿舉不起過重的東西似的。遠望近望，都叫人害怕。尤其是他的眼珠，有時像失了魂魄的人那樣的呆木模糊，有時像惡漢那樣的強頑兇險，有時又像僵屍那樣的慘淡無光。

他怎樣被人家關在這裏的，他知道得不很清楚。他只記得有一天在家裏拿着斧頭要去砍自己的划船沒有成功，隨後不知怎的就到了另外一個地方，被人鞭打得非常利害，強迫他承認拿着斧是去殺鄉長，以後待他醒來便被關禁在這獄裏，說是他自己已經親手畫了供，承認殺人的事，被判決三年的監禁了。

三年！好長的時間！這樣的地方，簡直是三天也不能過的。四周全是陰森森的石壁，地上又潮濕，沒有一天見到太陽，睡的床是一條石凳，坐的椅子也是這一條石凳，吃飯的桌子又是這一條石凳。裏面什麼也沒有，除了這一條石凳和他自己以及自己的影子以外，和鄉下的住所相比，這裏簡直不是人住的。鄉下的屋子雖然破舊，空氣却非常流通，陽光也時常見到。門口有蜿蜒的綠水，無際的田野，青翠的山巒，變幻無常的雲霞，悅耳的蟲鳥的鳴叫。阿毛哥從前住在那裏慣了，倒還不覺得風景怎麼的好，現在一住到這樣的監獄裏，彷彿落在十八層地獄裏一樣，特別懷念家鄉了。那裏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石，都是他從小的老朋友，非常熟識的。但現在，他遠離了牠們，怎樣也看不見了。——三年！三年！三年！以後的家鄉，他還能認識嗎？而他自己，唉，還能再回到家鄉嗎？……

阿利哥和三品哥呢？這兩人更是他從小最要好的，比親兄弟還好的老朋友，天曉得他們在這三年中將變成了什麼樣子。在這樣的世上活着做人，豈止像燈蛾一樣，越往亮處飛越危險，就是躲在黑角裏，也會有不測的災禍落到頭上來！他自己的不說了，像三品

哥的六個月的監禁，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唉！三品哥的身體原來就比他壞得多，又病過很久，他能忍受這六個月的橫來的苦難嗎？誰曉得他現在已經變了什麼樣，六個月以後又是什麼樣！——三年以後，這三年要好的朋友，能够担保不分手嗎？他們能够再見到他嗎？他能够再見到他們嗎？……

尤其是阿林呵！他的唯一的阿林呵！……唉，唉！天給了他一個這樣壞的命運。……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這樣年輕的時候失去了母親，現在又失去了父親。世上最孤苦伶仃的孩子，還有誰比他更可憐呢？當他在家的時候，這孩子時刻離不開他的，他也是時刻離不開這孩子。這孩子一出世，他便天天抱他，吻他，逗他；漸漸大了，帶他玩，做好看的衣服給他穿，買好吃的東西給他吃。雖然自己常常窮，但對他是肯化錢的；寧可自己節省，自己多工作一些時候。可憐他十一歲死了母親，就代替了她的苦工，天天風吹雨打日頭晒，坐在船頭上，用一雙細竹桿似的手腕死勁地扳着前槳，弄得一臉通紅。一年多來，不見他長高長肥，只見他瘦了下去，常常問他吃力不吃力，那裏痛不痛，總是回答說，好好的，一點也

不吃力。彷彿大人一樣懂事，故意安慰着他。買點肉給你吃吧？買條魚給你吃吧？阿毛哥常常賺到了錢這樣問他，他總是回答說不要買。偶然買來了，吃飯的時候擺在他面前，他肯多吃，說是爸吃吧。世上還有誰家的孩子比他更乖呢？……然而，他現在連父親也見不到了！天曉得他在家鄉怎樣過着日子！一個人冷清清的，到了晚上睡得熟嗎？穿的什麼，吃的什麼呢？他知道他父親須待極長極久的三年以後才能回家嗎？他還能再見到他嗎？

阿毛哥一想到這裏，就彷彿烏雲蓋到頭上，眼前漸漸陰暗起來，心頭不息的跳動，兩脚幌搖着幌搖着，像一個黑夜中迷路的遊魂，忽東忽西，忽高忽低，想找到他的阿林，只是不見家鄉的影子。

「孩子！孩子！……」他心頭默默的叫着。

突然，他看見一團漆黑的東西向他滾了來，進行得非常迅速，巨大而且生動，像一匹野豬——像一匹熊——像一匹老虎——像一匹獅子——像一匹象……牠越走越近，

越近越清楚了。他看見牠張着大嘴，露着獠牙，揮動着粗大的尾巴，向他奔了過來……

「阿啊……」他驚駭地叫了一聲。

那可怕的怪物忽然消失了，迎面走來的原來是三個很熟識的人：強生鄉長，金生校長，阿坤殺豬徒。一個圓睜着惡眼，一個拿着一條索，一個握着一把刀。

「你們這些狐羣狗黨！」阿毛哥憤怒得突出了眼珠，飛起丈八蛇矛似的那種武器，向他們橫衝直撞的狂奔過去……

對面的人形突然消滅了，只有一個龐大的影子從地上伸展到牆上。阿毛哥回頭一望，原來是地上的那盞慘淡的油燈照出來的自己的影子。

他覺得特別的熱，眼裏冒着幾十丈的火燄似的，全身焦灼得非常。

「狗養的！正是那種畜生！」他咬着牙說。

他簡直不能想到他們，一想到就一刻也不能夠安靜，恨不得立刻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千刀萬剮。

他悔恨那一天到鄉長家裏去的時候，沒有帶着斧頭去，那天要是決心去殺人，至少三個人之中也結果了二個。金生那東西不是手無搏鷄之力的癆病鬼嗎？強生那時正睡在床上，一定又是打了通晚一早的麻將，所以才睡下去。那時即使殺了他們要逃走，也是很容易。保衛團裏幾個人這時也正像豬似的睡着的。——那些團丁這裏要捐錢，那裏要稅錢，到了晚下並不巡邏，只是偷女人，開賭場，到白天來睡覺，抽大烟，即使遇到了，也是一個指頭可以結果幾條命的。——不，其實他用不着逃走，只要殺死了強生那幾個狗養的，自己死了也很值得。他們不曉得已經害了多少人，殺了他們，豈止他一個人出了氣，還給陳家村人除了大害，殺一懲百，以後的鄉長也不敢再是這樣的作惡橫行，陳家村裏的後代子孫也得益不淺。

「嗨！嗨！」他蹬着脚叫着。

都是阿利哥和三品哥的不是，這樣勸，那樣阻，他那天竟失了機會，不但沒有存心去殺人，連拳頭也不會伸出去，甚至連罵人的話也沒說一句，反而害得自己出不了氣，拿着

斧頭要去劈自己的船，但這又被人家阻住了，便氣得昏了過去。到後來，一些狗養的，毒心毒肺，倒反而轉過來咬他一口，說他拿着斧頭要去殺鄉長，把他捉到縣裏來。官和官都是一鼻孔出氣的，不分皂白，便把他屈打成招，定了這麼久的罪。給他最壞的地方住，最壞的飯菜吃，又監視得特別嚴，不許他和外邊通一點消息。

他自己倒也罷了，當時雖沒有殺人的惡意，至少現在是想殺人的，當時雖沒有動手打人，却是心裏也够咒罵他們了。但是三品哥呢？他幾時得罪過他們？他幾時幫助他行過兇？而他們也要害他！不錯，他們倆是要好的朋友，但那有什麼關係？難道一個人犯了罪，就該禍連九族嗎？

「嗨！嗨！阿毛！你這蠢東西！」阿毛哥用力敲着自己的頭，怨恨地叫着說，「你活了這許多年啦！飯還吃得不够嗎？你爲什麼不當時先下手呢？你這不中用的傢伙！你怕什麼？你什麼事情不能做呀！你父母把你生下來，是爲的被人家欺侮毒害的嗎？你自己沒得骨頭嗎？你爲什麼要那樣忍耐呢？你這賤東西！你只是讓人家擺佈的嗎？人家要你吃屎，你就吃

嗎？人家要你伸着頸頸，就伸着頸頸任人家砍嗎？你這樣的人活着做什麼呢？你這沒志氣的賤東西，沒有知識的蠢東西……」

阿毛哥越想越恨自己起來，用勁咬着牙，握着拳，全身發起抖來了。

「不如早死！不如早死！……這樣的蠢東西活在這樣惡毒的世上！」他用力擊着自己的心口，隨後伸出鐵鈎似的手指沙的一聲撕碎了身上的衣服。

「我阿毛不是人！我阿毛不是東西！……我是豬！我是畜生！我沒有腦子！我沒有腦子！我把你敲開來看看你裏面到底是些什麼東西……」他彎下腰低着頭，對着牆壁撞了過去。

但他的瘦削而軟弱的腿腳却負載不住他的猛力的身軀，突然一軟，把他栽倒在地上了。

他抬起頭來，無力地睜着朦朧模糊的眼，看見了屋子和自己巨大的影子旋轉起來。「哈哈，哈哈！你原來是一個這樣偉大的人！阿毛！我今天可認識你啦！……你好高大

呀！阿毛！哈，你又多麼結實呵！……你看，你看！你這臉盤，又方又長！濃眉大眼，高鼻闊嘴，長下巴長耳朵，不是很魁梧嗎？很威嚴嗎？……哈哈，哈哈！你真生得好！你看你的那一對鐵打的寬闊的肩膀！不是天崩下來了也肩得住嗎？還有那一對粗大的手臂，上面打結似的筋絡，就是銅筋鐵骨啦！哈！那雙手，開開來了不是鐵鈎嗎？連山水也抓得起！捏成了拳頭是鐵杵啦！……看看，看看！你的胸部，突得好高！……你的腿子，你的脚呢？怎麼這樣的可怕呀！哈哈！這麼大，城池山谷不都要給你踏成平地啦！……你真是我的好朋友，阿毛！我的阿毛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呀！……心又直，口又爽，心胸寬胆量大，不靠天，不靠地，但靠自己鐵打的筋骨，哈哈。真是難得難得，真是……哈哈，哈哈……咦，你對我搖着手！你叫我走近你嗎？是的，我來啦！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親近……你也愿意和我親近嗎？咦，你也走過來啦！……你說什麼？說得重一點呀！說呀！怎麼不說了？……怎麼？怎麼？你老是望着我做什麼？喂喂！怎麼老是釘着我，眼珠不動一點呀？……哈哈，你這樣看我，是太喜歡我了吧？是的，我也喜歡你，對你望着呢！你看見嗎？……哈哈，哈哈。請啦，請啦！……」

於是他笑着說着，一直到天亮，才躺倒地上，昏昏沉沉的睡去。

五

六個月後，三品哥回到陳家村了。他現在不復種田，換了職業。他坐在阿毛哥的船梢，代替了阿利哥坐在那裏駛船。他回家時沒有見到阿利哥。阿利哥已在十天前死了。

六個月的坐牢，在他彷彿是六十年。頭髮變黃了，中間還新添了幾根半白的人。瘦得只剩了骨頭和皮，一副圓臉變了長形，鼻子和顴骨長高了。

他本來從小在鄉間，呼吸的是新鮮的空氣，天天又到田裏工作，活動慣了的，自從一進監獄，最痛苦難耐的就是獄中的穢氣和行動的不自由。人家對他算是比較的好，沒有特別嚴禁，把他關在十幾個犯人一道，有說有笑，可以讓家裏的人去看他，帶衣服給他穿，送錢給他另用，不像阿毛哥似的，不但阿利哥和阿林去見他，人家不准見面，連帶一個平常的口信，也不肯傳達，送去的零錢又完全沒收了去。但是三品哥到底憔悴了。他的身體

平常就不大好，幸虧他性格溫和，比別人能忍耐，要不然，六個月滿時，恐怕還得要人抬回來。

離開了牢獄，重入自由的世界，見到隔離了許久的故鄉以及家人戚友是極其快活的，然而也極其痛苦。

「啊！這是誰呀？是陳家村的三品嗎？……坐了六個月的牢！……不像樣啦！……」

當他遠遠地向陳家村回來的時候，一路上認得他的人多睜着驚訝的眼光望着他，待他走了過去，人家就這樣的談論了起來。

這使他多麼慚愧！在牢裏想回家，出了牢却恨不得自己沒有死在牢裏了。

坐了六個月的牢，這一定是壞人了。人家可並不知道他真的做了壞事沒有，冤枉沒有。倘若有人知道那是冤枉的，他可是一個沒用的人。要是他有錢，他至少可以拿錢去贖。要是他有勢力，他可以翻案。現在回來，居然弄得不像人樣了，那他在牢裏一定是受了很多的虐待，犯的罪一定是很重的了。

人家衣錦還鄉，滿臉光彩，三品哥呢？他只能低着頭，急速地扳着滯重無力的腿，匆匆忙忙地走向陳家村。他的眼睛和耳朵都和閉着一樣，把看見的當做沒有看見，把聽見的當做了沒有聽見。他越走近，熟人越多，痛苦也就越甚。尤其是陳家村，甚至連一匹狗，一隻貓，一根草，一塊石板，也認識他的。

他沒有面目見到牠們！

到了家裏，人都圍了上來，有從屋子裏出來的，有從外面跟了來的，有傷心地哭着的，有驚喜地掛着眼淚的，有抱他牽他的，有喊他問他的。他只能硬着心腸，忍着眼淚，連連搖着頭，咬着牙，偶然感傷地回答說：

「運氣不好，是運氣不好……」

整整的半個月，他沒有出過房門，躲避熟人。但是人家仍然要來找他看他，大人們一直走進房裏問長問短，小兒子女人們老是站在窗口望着聽着，彷彿他是一個新嫁娘或古怪的生人似的。

隨後他終於不能耐了，便索性大胆地走到外面去，先看自己的田裏的農作物，後看族人戚友，然後決定了自己的職業，開始工作起來。

這是多麼淒涼呵，山水草木依然如常，陳家村裏的三個好朋友忽然分散了，一個在牢裏，還有兩年半的災難，不能再見到，沒有誰知道。一個則已是長睡地下，永無見面的希望了。

阿利哥是一個這樣好心的人，又是這樣很克苦耐勞的人，天不幫助他，竟一路遭遇不如意的事，做這種買賣也虧本，做那種買賣也賺不到飯吃，終於又忽然遇到時疫，短命死了。

爲什麼不能延長十天半個月，等到三品哥回來了再死呢？三個人從小一塊長大，比親兄弟還好，死的時候冷清清的，看不見那兩個人，靈魂能够安嗎？倘若兩個人都平安地過着日子，倒也罷了，偏偏又是當他們在牢獄裏受災難的時候。

「唉，見不到阿毛哥啦！……但愿三品哥早點回來！……」阿利哥頭一天晚上還是

這樣說着的，「把阿林交給他，船交給他，……可憐的阿林！」

他說着說着竟流下眼淚來，然而他可沒有想到，連三品哥也見不到了。

他犯了什麼罪呢？陳家村裏生喉症的人多得很，都一個一個好了起來，偏偏他五天就死了！這樣的快，連他自己的兒子，也沒有見到。只要一天一早晨的路程，他的兒子不是可以回來的嗎？但是誰能想到他會死呢？

「做人好比是做夢哪！……」三品哥嘆息着說，「一場空，一場空！」

可不是！豈止是死了一場空，連活着也是一場空的。

做人，做人！大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辛辛苦苦的爲着什麼呢？男的種田的種田，做工的做工，做買賣的做買賣，女的煮飯洗衣紡紗織布帶小孩，都爲的什麼呢？都是爲的肚子要吃。然而吃下去了，可又排洩了出來，肚子還是空的，一天三餐，依然是空的。

比如三品哥種田，一個人種十三畝，這可够多了。一年到頭，忙些什麼？耕，播，種，耘，車水，下肥料，割，打，晒，收，拾的時候，拾，挑的時候，挑，背的時候，背。有時在火一樣熱的太陽下晒着，

有時在刀一樣冷的風中吹着，有時在石塊一樣大的雨點下淋着，從早做到晚，從春忙到冬，得到了一些什麼呢？年成好，不遭水災旱災，也不遭蝗蟲，收起穀子來，一籬一籬，一袋一袋，亮晶晶的和黃金一般，堆滿了這裏那裏，真叫人歡喜哪！

然而，實際上是一無所得！

例如：一畝田年成好，早晚稻收了四百五十斤穀，一個人盡了所有的力，頂多種牠十三畝，一共可收到穀五千八百五十斤。從前田主每畝收去租穀二百四十斤，現在二五減租，田主叫苦連天，只收到一百八十，種田的似乎很便宜了。十三畝田一共給田主秤去二千三百四十斤，剩下來的還有三千五百十斤穀。穀價算得貴一點，每担作二元四角，這裏一共可以賣到八十四元二角四分，這就是種田的一年的代價了。但是收割的時候，一個人可不行，割得太早，稻沒有熟，割得遲了，打得遲了，天一下雨，穀子會爛，這時不能憑你一個人緩緩的來的，須得另外雇人，連吃連工錢，一年兩次收割，十三畝田，須用十元忙工費。現在就只剩下七十四元二角四分了。工本是自己的，且不算鋤頭，釘鉞，鐮刀，水車，稻繩，籬

袋，筍，以及一切農具，一年裏總得修理添置，少算一點，把另頭除了，只剩七十元了。把這當做自己一年的工錢，每月還不到六元，飯吃自己。家裏的女人小孩，忙的時候還得帶着煮飯，洗衣，送飯，送茶，拾的時候抬，背的時候背，這樣那樣，忙得不能開交。這是天幫助，收成好，一年到頭不生病，七十元錢所給一家人吃和穿，勉勉強強的維持了過去。

但是像今年似的遇到旱災，就不能做人了。起初是早稻收成好，不防牠晚稻會晒死，早稻一收割，便把租谷給田主秤足了七八成，現在自己只有餓肚皮了。沒有法子，向人去借錢，找一個中人，按月二分利息。有些地方，寫一張穀票給人家，到明年早晚稻收割後秤租穀，預先把穀價訂好了，有的一元八角，有的一元九角，明年穀價值二元五六，也只得睜着眼讓人家賤價秤去。等待穀子秤完了，自己又沒有吃的，再去借錢，把高價的穀買進來。種田的人，一年到頭忙些什麼呢？一場空常常連肚子也填不飽。

農會呢，入會時要入會費，以後要常年費，特別捐，此外每種一畝田，還須繳納一角五分，那一次遲付，便派了如狼如虎的人來強索。付不出來，拿了你的東西去，話說得硬一點，

就把你交給公安局押了起來。農會的委員和辦事員全是官，自己並不種田，他們一點也不體卹農人的痛苦。有時還故意挑撥農人起惡感，和糾紛，然後借着官場的勢力來壓迫這邊，推倒那邊，從中取利。你要是平時不孝敬他們，他們便像田裏的螞蟻似的暗地裏來咬你的腳骨，叫你流血疼痛，種不來田。

「不是人幹的，種田不是人幹的！」

三品哥這樣的懊惱着已經好幾年了。現在兒子大了，已經接了他的事。他自己本來多病，又在監獄裏受了六個月的苦，身體更加衰弱下來，再要種田也不能種了。阿利哥已死，阿林得由他來照管，贖船的會錢尙未付清，也須他來承頂，便索性改了職業，和阿林去駛划船度日。

「爸怎麼還不回來呀，伯伯？」阿林老是這樣的問，眼淚汪汪的。

可憐的孩子，他漸漸瘦了。同一個坐位上，從前坐的是他父親，以後是阿利哥，現在又換了人。小小的年紀過着寂寞的日子，沒有好的穿好的吃，天天吃力地工作，還嘗盡了人

間最悲痛的生離死別，他的心將是怎樣的淒涼呵！

「快啦，孩子！」三品哥假裝着笑臉，回答他說。「你不久可以見到他啦。他叫你好好做事，冷暖要當心。讓他回來時見到你長得肥肥的胖胖的。」

「兩個伯伯老是一樣的同答，快啦，快啦，總是不見他回來。到底還要多少日子呢？一個月還是兩個月呢？」

「大約只有一兩個月啦——還不是很快嗎？我去了六個月，現在又在這裏啦……」

「這樣久，還說很快！」

「你看，剛剛到林磳去，太陽還在頭上，現在已經快下山了，可不是一天又很快的過去了啦！」三品哥說着，指着西山上的落日。

阿林果然沉默了，轉過頭去，出神地望着他手指所示的方向，許久許久沒有做聲。

太陽剛到西山的頂上，一抹擬定的金黃色的雲掩住了牠的面目，幾條強烈的光綫從雲後四散的射了出來，照得西山上的天空燦爛光明，這裏那裏，或紅或黃或紫或青的

靜默着。西邊的幾個山峯像打坐似的陰沉而嚴肅。山的這面已經夜了，一片陰暗，把幾層大小的山峯凝結了起來。南山尚在黃昏，有些地方陰暗了，有些地方明亮着，只有東邊的山岡特別的光輝，彷彿正在早晨，連樹林山路都清晰可辨。

「這孩子，一定是望着風景出神啦！」三品哥想。這風景正是他幾個月來在牢獄裏所渴念夢想的。

「秋天的風景還要好看呢！孩子！那時的雲是動的，千變萬化，頂會繪畫的人也畫不出來的！」三品哥說着，不覺微笑起來，他最喜歡的是秋天的雲，他想這一定是孩子更加喜歡的了。

「伯伯，爸不就是從那邊，那邊太陽底下的一條嶺，叫做伏虎嶺的上面，去的嗎……」
阿林忽然嗚咽起來了。

他原來並不會注意那晚景，可憐的孩子，他沒有一刻忘記他的父親。尤其是每當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候，他的心忽然不知不覺的淒涼起來，愈加渴念到他的父親。

他父親被人綁着走過伏虎嶺的時候，正是在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候。

「唉，孩子！三品哥也禁不住嘆息了。」爭一口氣，大了不要駛船種田做買賣，像我們似的。你總得出人頭地，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呢！……」

「殺盡那些狼心狗肺的東西！」

「噉！……不准胡說！進去吃晚飯吧！」三品哥連忙牽着他的手，走進房裏，隨手關上了門。

伏虎嶺上已經黑了，只有東邊的山峯還留着一綫的殘光。

六

一天一天的過去，看看離開阿毛哥回來的時候只差幾個月，三品哥忽然病倒床上，不久就死了。

可憐他們三個比親兄弟還要好的，都不能在臨死的時候作一次最後的見面。

三品哥的病是肝火鬱遏，滿肚子的氣憤。他是一個最能忍耐的人，六個月的冤獄都支持了過去，但到臨死的時候，倘不是已經不會行動，一定蹣跚起來殺人放火了。

他自出了監獄，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怨恨的話。有人和他說到那事情，他總是回答說：「那是運氣不好。」有時至多加上一聲嘆息。

但是他的心中抑鬱之深，只有他自己曉得。到後來不快活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終於成了不可救藥的病。

他回家後一年，心裏倒也漸漸快活起來，覺得前途有了不少的希望。第一是年成好，風調雨順，他的兒子又比他能克苦耐勞。第二是阿毛哥已經受了一半的苦，再是一年半可以回來了。第三是阿林雖然瘦，已經長高了許多，懂事了許多，性情又好，頗可造就。第四是阿利哥的大兒子美生在外面很能賺錢，到明年阿利哥滿了二週年，便要結婚了。第五是河已掏過，以後不容易乾，阿毛哥贖船的會錢兩個月後快付完了，阿毛哥回來後仍可駛船度日。

但是這些希望過了不久，一一都變了顏色。

又過半年，陳家村一帶忽然汽船下水了。

掏河是在收掏河捐的第二年夏天，汽船下水又在掏河後一年夏天，離開阿毛哥入獄是整整的兩年。

收掏河捐的是強生鄉長那一批人，管理掏河的也是強生鄉長那一批人，合股東開汽船公司的也是強生鄉長那一批人。

把河掏得那麼深那麼寬，起初人人稱讚，說以後不愁天旱了，那曉得他們早有計畫在肚裏，是好駛汽船。

他們一共有三隻：兩隻大的，一隻小的，小的臨時出雇，大的由烏家橋經過八仙廟，三叉口，柴家灘，林小洋，塔門，陳家村，美峙灣，何家橋，中磳，跟水嘴，路家橋，竹林下，到金家河，連接公共汽車。這是大站，還有許許多多小站，一路都可上下。每天上午兩班，下午兩班，乘客多了，汽船上載不下，就在後面拖上幾隻搖船。又快又便宜把那些駛划船的買賣全搶去

了。

「划船只好當柴燒啦！」各處駛划船的人都絕望地叫了起來。

但他們也只能嘆嘆，並不敢團結起來，過了不久就多改了行，剩下來零零星星的幾隻，專門等待那些最灣繞偏僻地方的買賣，而且還須看小汽船能不能去，在不在那裏。

陳家村是中站，坐船的客人最多，划船一共有六隻，現在全叫起苦來了。

「掏河，掏河……」

「掏我們的命……」

「你出的掏河捐還只五角，我六角呢！」

「我八角，知道不知道？」

「阿毛哥是三年牢獄一隻船……唉！」

「掏河捐收齊啦，隔一年才掏河，單是利息也就發財啦！」

「到現在又是一年啦，賬目還沒有公佈！」

「誰去看他的賬目！你也不識字，我也不識字！」

「公佈啦，識字啦，沒有你的名字，你敢去問他嗎？」

「可不是？只好裝啞子！……唉，這種世界！」

「這種世界就只有瞎子聾子啞子才活得成！……」

這話是對的，三品哥怎樣明白，怎樣氣恨，也只有忍耐下去，裝做着瞎子，聾子和啞子，過去的事情就是一個好例子，他現在要是再不小心，連頭都會掉下來的。有苦只好自己吃，有氣只好肚裏塞。

「完啦，完啦！……」他只能這樣的說，再也不敢多加一句。

然而他的心却和刀割一樣的痛。過去兩年來，他和阿利哥視同阿毛哥生命的船，現在竟成了廢物了。他們兩人化了多少的心血在這船上！阿毛哥回來後，靠什麼吃飯呢？阿林又怎麼養大呢？幸虧現在他的兒子長大了，要不然，他自己又怎麼活下去呢？而且還有一個無依無靠的阿林。

「看上去也活得不久啦！身體這樣壞，且鬼混一年，等阿毛哥回來再說。」

於是他決計不弄船了，把划船拖到岸上，用稻草一層一層的覆蓋着。有興致的時候，便帶着阿林到田裏去幫帮他兒子濟時的忙，不高興時就坐在家裏納悶，連對家裏的人也少話說。

這樣的悶悶地過了幾個月，阿利哥的儿子美生回來結婚了，這才又給了他許多快樂和希望。雖然不是自己的兒子，但因為同他父親比親兄弟還要好，他歷來就非常的愛他，把他當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美生也從小愛他，把他當自己的父親一樣看待的。

美生二十四歲了，又高又大，已是十足的大人。文縐縐的，知書識禮，完全不和他父親相似。他也吃商界飯，但是在洋行裏。三個人的兒子只有他年紀最大，最能幹，最能賺錢。三品哥不但覺得他有很大的希望，還覺得自己和阿毛哥兩家都增了許多光彩。

「有一個這樣的姪子也就够快活啦！」他常常欣慰地說。

吉期近了，三品哥一天比一天快活起來，他暫時忘記了過去許多苦惱的事情。美生

是常在外面的，家鄉的習慣規矩不很熟悉，無論大小的事情都來問三品哥。三品哥這樣那樣都給他主張擺佈，簡直像是親生的兒子結婚一樣忙個不休。

但是迎親的頭一天，忽然發生意外的事情了。

這一天晚上照例的要開始辦酒席，一清早就派了幾個幫忙的工人到祠堂裏去背桌子凳子。這個祠堂是陳家村裏姓陳的人都有份的，歷來婚喪大事，都到那裏去借桌子凳子來用。但是這一次却忽然不肯借了。

「祠堂裏新定的辦法，從上一個月起，一概不准出借啦。」管祠堂的人這樣回答說，不肯把門打開來。

這是推脫的話，誰都知道，前八天還有人家婚事借過祠堂裏的桌子凳子。

「柱首是鄉長，一定是因爲你阿毛伯和我的緣故啦！」三品哥告訴美生說。

「祠堂是公的！桌子凳子是公的！」美生發氣了，「我去問他來！」

「不准胡說！」三品哥着急了，他像父親似的扳着嚴厲的面孔阻止着他，「孩子懂

得什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喜事，用不着你發氣吵架！」

「那也真沒有道理！」幫忙的人不平的說。

「敲開祠堂門，背了，來又怎樣！」

「你們的話全有道理，但是，美生！你不如到別的地方去借。你要多事，我決不答應！決不答應……」三品哥說着蹬起腳來，急得透不過氣來。

美生看着這樣子，只得按下氣，依了他的話，派人到別的地方去借。

但這事情是非常困難，村裏的人全知道鄉長不肯把祠堂裏的東西出借，一定事情不妙，自己的東西也不肯出借了。別一村裏呢，他們也有鄉長管着，鄉長和鄉長是通聲氣的，也都不敢借。這裏碰壁那裏碰壁，時候已經到了中午，遠處的戚友已經陸續的來了，菜也已預備得差不多，只少了桌子和凳子，大家發氣的發氣，心慌的心慌，全屋鬧嚷嚷的。

「到客棧裏去租這一家不夠，那一家再租！」最後還是城裏來的一個客人出了這個主意。

這是最可靠的辦法，美生不怕用錢，連忙派了十幾個工人走了。

從陳家村到城裏有二十里路遠，中間還得過一條伏虎嶺。空手來回至少要四個鐘頭。看看太陽離開西邊的山峯只有一丈多高了，還不見背桌凳的人回來，大家又鬧嚷起來。

三品哥不安地跑到河邊，跑到街上，不知多少次的瞭望着。

「不吉利，不吉利！」他暗地裏憂鬱的想，感覺到又有禍事要發生了。

他只是來來去去進進出出的走着，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最會忍耐的人這一次也等得不耐煩起來。直至太陽下山，遠遠地望見前前後後一排賽會似的桌子和凳子走來，他的心頭才漸漸安定了。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哈哈！……」他站在街邊只是對

着一個一個背桌子和凳子的人說着，隨後竟無意中笑了起來。

「高興什麼！」隔壁店內忽然有人用着尖利的聲音譏刺地說了。「金生，聽說今天

已經有十幾個密探來過陳家村，我看這喜事總要變成喪事，明天堂拜不成啦……」

「那自然！對付共產黨是向來不留情的……」

「什麼？！有那麼一回事嗎……」有人驚訝的說。

「明天……說不定進了房……」低低的語聲。

隨後那聲音愈加低到聽不見了，中間只聽到「上海……美生……」幾個字。

三品哥像被雷打擊了一下似的突然跳了起來，不由自主的奔到美生家裏去。

那三個人說話的聲音他都很熟悉。第一個是強生鄉長，第二個是金生校長，第三個是豐昌南貨店老板德福哥，那裏彷彿還有幾個人一道坐着。

「喜事變喪事……明天……說不定進了房……共產黨……」三品哥嚇得失了

魂魄似的踉踉跄跄地跑了回去。

「來吧！三品哥！好來坐啦！還忙什麼！」酒菜已經擺在院子裏，客人都坐下了，其中有人這樣的喊他去喝酒。

但是他全沒有聽見，只是慌慌張張往裏跑。美生正從房裏出來，一腳踏到門限外，便被他緊緊地拖住往裏走。

「走走走！……不得了啦！……換衣服！換衣服！……」他低聲的附着美生的耳朵說，一面手忙腳亂的給他解起衣鈕來。

「什麼？什麼？你說呀！」美生給他呆住了。

「走走走！……換衣服！……三十六着！……走走！……」

「慢些！說明白啦！說說呀！」美生握住了他的手，用力推着搖着。

「共產黨……要來捉你啦！……走呀！」

「你簡直發了瘋啦！這裏那來共產黨！共產黨怎麼敢來捉人？」

「不，不是共產黨……是你！……鄉長說的！……十幾個密探到啦！……」

「放他娘的屁！……我美生怎麼會做共產黨！……你怕，我不怕！看他怎樣擺佈我！」

美生氣得大聲的說了。

他們倆全忘記了房裏並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一些女客原來都是坐在那裏吃飯的，現在個個驚駭地站起來了。胆小的連眼珠都突了出來，避了開去，胆大的圍住他們倆，有幾個親近的親戚甚至流淚了。

「不准做聲！不准做聲！」美生的姑媽命令着說，立刻關上了門，不許誰進來，也不許誰出去。「讓三品哥詳細的說！不要慌，三品哥！」

三品哥起初像密探就跟在後面似的，恨不得美生長了翅膀飛了走，現在看見關上了門，彷彿覺得可以擋住他們的進來，心裏便定了一些，眼睛朝着房門，低聲把他聽見的話說了一遍。

「放他娘的屁！一定他要想害我！」美生憤怒的叫了起來。「他害了阿毛伯還不够，還想害我嗎？我和他結了什麼冤！我去和他拚個命來！」

「靜下！美生！」姑媽命令着說，「走爲上策！要算賬以後再算！」

「我不走走！倒是真的共產黨啦，我發誓從來沒有和那些人來往過……要是捉

就讓他們捉，砍下了頭，我也不承認！這明明是他們誣陷我！……把門開了！讓我走到街上
去，給他們來捉！……」

「不要胡來，孩子！聽老人的話！」三品哥急得快要哭了，他緊緊地拖住了美生，不讓
他動。

「我又不去打人！你急什麼！——走開！」美生說着用力推開三品哥，迅速地開開門
走了。

「美生！……美生！」

「美生！——回來！」

大家都急得大聲的叫着，趕到了房門口。但忽然看見外面坐着許多客正在吃酒，便
不知不覺的靜默地站住了，都裝出一點笑臉來，彷彿並沒有什麼事發生似的。

美生走到吃酒席的地方，也忽然平靜了，臉上露着微笑，和客人打着招呼。

「你一道來吧，美生！」

「請坐，請坐，美生！」

「美生的相貌長得真不壞……」

幾十個客人多和他打起招呼來了。美生一點點頭，說：

「小菜不好，多喝一杯酒吧！……對不起！對不起！……」

「哈哈！真正難得！像美生那樣體面的人，陳家村裏能有幾個！喜帖都分遍了吧！鄉長說明天也來吃正酒呢！哈哈！」

美生突然給呆住了，不曉得怎麼回答才是，只是一面點着頭，一面說着「是，是，」走了過去。

那說話的人的面貌看起來很熟識，但美生一時有點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橢圓形的面盤，肥肥的，一臉橫肉，三角眼，高鼻子，一排金牙齒，三四個金戒指，中等身材，中式的短綳衣，開着上面兩個鈕子，繫着金錶鍊，外罩半新不舊的西大衣，說起話來偏着頭，滿臉假笑，笑臉中帶着幾分陰險的神情。

「誰呢，誰呢？……喜帖分遍了嗎？……鄉長明天要來吃正酒！……哈哈！」

美生忽然記起來了，那人像是阿坤殺豬徒！

他怎麼會來吃酒呢？這事情奇突得厲害！阿坤和他雖然同姓陳，同一個祠堂，但只是同宗不同族。今天晚上的酒席只是請遠近的戚友和族內人吃的，同宗的人平常只吃明天中午的正席，而且還得分了喜帖去，送賀禮來。阿坤和他一家向來是婚喪大事沒來往的，怎麼他今晚來了呢？他送過喜帖，那邊來過禮嗎？——沒有！

「話裏有因！」美生是個聰明人，立刻明白了。

他記得鄉公所幾個人那裏，都沒有發過喜帖，原因是同宗不同族，平常也沒有來往，倒沒有想到他們是想來吃一場的。鄉長說他是什麼黨，顯然是因為沒請得他，所以造起惡毒的謠言來了。阿坤今晚上來吃喜酒，一方面自然是他厚面皮闖進來自吃，一方面怕是來暗暗提醒他，叫他連鄉長也請一請的。

「一頓飯，爲什麼要造這樣惡毒的謠言呀！」美生不覺咬着牙齒痛恨起來。

但是仔細一想，覺得還是不吃眼前虧爲妙，便立刻決定主意，去和他們敷衍了。

他回進去把辦法告訴了三品哥和姑媽，便寫了三張喜帖，叫人送到阿坤和金生家裏去，鄉長的一張親自連夜送。

鄉長家裏正點了汽油燈，預備打麻將了。

「實在抱歉之極啦，鄉長！你的請帖本是最先寫好的，當時覺得叫人送來不恭敬，所以把牠留下啦，打算親自送來的，那曉得被事情忙昏啦，到剛才方才記了起來，還請鄉長大量……明天一定請……」

「哈哈！我曉得你不会忘記我的，你不來，我明天也要來。自己人，那有不到場的道理！忙不會幫，酒總會喝的。」

「鄉長肯到，真是增光不淺！」

「那自然，那自然！」鄉長得意地說，笑得眯了眼。

美生感覺得一陣惡心，連忙退了出來。但心頭却因此平靜了。

第二天正席，鄉長和金生果然到了。阿坤是連早飯也在那裏吃的。美生對他們特別恭敬，把最上位的一席請他們坐了，請了幾個最體面的人相陪，自己還再次三次的去斟酒。

當天晚上，美生還做了一桌最好的酒席，送到鄉長那裏去。

於是這事情才算平靜地過去了。

但美生是共產黨的謠言却已傳播了開去，美生終於不能安心久居鄉間，結婚後五天便即帶着新婦走了。

這事情給了三品哥多麼大的打擊！他一團高興，却意外地受了驚恐。尤其是最有希望的一個青年，從此壞了名譽，不能在鄉下立腳了。幸虧美生聰明，要不然，至少又走到阿毛哥所走的路上。

三品哥開始有了病。咳嗽，心痛，腰痠。常常坐在被窩裏，比以前還要靜默。自從監獄裏出來以後，他不會真正的笑過，只有在美生結婚前幾天，他方開了笑臉，但現在臉上的肉

彷彿凝住了，一直到死沒有歡樂地顫動過一次。

過了年，接着遷坟墓的事情來了。這也是鄉公所辦的，說是坟墓到處都是，糟塌了田地，上面命令下來，以後只許葬到公墓裏去；凡暫厝的棺材限五個月內先遷到山裏，沒有人管的由鄉公所代拆代理；將來平地的坟墓也須一律遷走，過五年不遷的，每年出五元錢。葬到公墓裏去，出十元錢買一穴地，一切費用自己負擔，交鄉公所代辦，形式一律。

「古年百代的祖坟怎麼動得！太野蠻啦！」

這消息露出來的時候，到處都鬧嚷嚷。暫厝的棺材有些是草紮的，及早埋葬是應該，但五個月期限太短，有些人並不在鄉下，有些人沒有山地可遷，有些人一時無錢，說是因此就由鄉公所代拆代理了，把許多死人的骨頭埋在一個地方，還成什麼事！各家的坟墓都做在自己的田裏，錢糧是每年完的，不把坟墓遷走，每年便須出五元錢，是什麼捐錢呢？公墓裏十元錢一穴，只有極小極小的地方，比街屋的地皮還貴。費用自己出，交鄉公所代辦，難免不措油。若說糟塌田地，不說別的，單是遷動一下，就够糟塌金錢了！何況又須另買

地皮，重新做過。

「死人也要出捐錢啦！」

「連做鬼也不能安靜啦！」

老百姓都叫起苦來，

三品哥屈指一算，他這一家的坟墓一共是六代，計有十六穴，二口暫厝的棺材；曾祖父的祖父母兩穴，曾祖父的父母兩穴，曾祖父兩穴，祖父母兩穴，父母三穴，再加上伯叔沒有後代，是兩穴，又加上祖叔公的三穴，另外還有自己早死的一個兒子和女兒的暫厝的兩口棺材。五年之內，這許多坎要他重新做過，真是他的命了！統出捐錢，一年九十元，活着的人只好餓死了。

鄉公所佈告是十二月裏貼出的。正月十五一過，一些有錢的人家紛紛把暫厝的棺材遷到山裏去了。待到三品哥想到山裏去買幾尺地，來安置兒女的棺材，那裏的地皮價錢已經比平地貴了十幾倍，但他也終於買下了。

因爲他自己有病，又因爲正月裏沒有好日子，他揀定了二月十八遷走。

這時鄉公所已經開始亂紛紛的在拆埋那些沒人管的草紮的棺材。似乎他們並沒有忘記過去的仇恨，待三品哥注意到時，阿毛嫂的和他兒女的兩口棺材，不曉得在那一天給拆走了。

這發見像剜他的心一樣難受，他當時就昏倒了。但他不敢到鄉公所去問，也不許他兒子去找。他開始坐在床上，流起淚來，依然是默默的不做聲。

「活着不如早死，現在死了也害活人！」他偶然低聲的唸着。但是一件事情才過去，一件事情又來了。

公路造到了陳家村，那似乎是須備走洋車的。三品哥已經付過八角大洋的公路捐，現在輪到他拆屋子了。因爲他的屋子外只有單身可走的道路。對面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後花園圍牆。鄉長說，如果把圍牆拆了，路纔是彎的，須得拆三品哥的屋子。自己拆呢，材料給你；由鄉公所拆，材料歸鄉公所。

三品哥只有兩間半屋，那半間是廚房，現在應該把廚房全拆去，把那兩間各拆半間。「統統拆了去也好！材料也不要！」三品哥終於說話了。然而他就此倒在床上，再也不能起來。

七

三品哥三月底死，阿林四月初病了。自從他父親走後不久，他似乎已經病了起來，夜裏流着冷汗，白天一身無力，漸漸面黃肌瘦。但他不知道這是病，別人也沒有注意到。三品哥總以為沒給他吃補藥，工作勞苦的原因，身體不好是對的，但不是什麼病。因此從不做划船的買賣以後，三品哥就不大叫他做事情，在家裏閒住着，偶然做些另碎事。

「爸什麼時候回來呢？還不回來嗎？」

他時常這樣問。三品哥以為他是小孩子，哄一哄就會忘記的。

但他可什麼都沒有忘記。

他記得他父親被人家捉去的一天，是七月十九，太陽已經快落山了，兩手反綁着，往伏虎嶺那邊走去。前面後面跟着兩個背槍的警察，再後面是三品伯伯，一樣的綁着手，又後面跟着一大羣警察，一大羣看熱鬧的人。

「聽阿利伯伯的話，我去就來的！」他爸臨走時這樣的對他說。他又怕又傷心，大聲的哭着，拉着他的爸的手，但被阿利伯伯扯開了。

「不聽見嗎？他去去就會回來的！」

但是，一天十天，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他沒有看見他的父親回來。隨後三品伯伯回來了，又沒有一同來。

「快啦，快啦！孩子！就要回來啦！」三品伯伯老是這樣回答，老是不見回來。

七月十九又到了，不見回來。

第三個七月十九又到了，仍不見回來。

說是要等第四個七月十九，他父親滿了三年，一定可以回來了，現在只差一年了，只

差半年了，幾個月了。真的嗎？哄的太多了，他不相信。

媽媽死了，阿利伯伯死了，三品伯伯又死了。他的爸呢？活着的人會回來，只有死了，不會回來。他的爸是活着還是死了呢？爲什麼老是不見回來？

他的爸是被人家綁去的，綁着捉去的。十二歲那一年他還不曉得，十三歲可就看見幾個強盜被人家綁着走過陳家村，過了幾天，人家說是槍斃了。他的爸呢？人家說是犯了罪。強盜也是犯了罪，所以槍斃了。他的爸不會被人家槍斃嗎？要是好好的活着，爲什麼還不見回來呢？

「賊種！」

陳家村裏的孩子們和他吵架時是常常這樣罵他的。

賊和強盜是一樣的，都拿人家的東西。他的爸犯了什麼罪呢？做了賊嗎？爲什麼人家這樣罵他呢？如果是做了賊，那不用說，一定是和強盜一樣的槍斃了。所以不回來，所以不回來。

那是一定的事了，他的爸已經槍斃。有一次阿更爛頭就是這樣的說過。

那一天他從河頭回來，阿更爛頭從家裏到河頭去，在路上遇到了。

「走開！老爺來啦！」阿更爛頭驕傲地說，故意又着兩腿在小路的中央走着。

阿林瞪着眼不做聲，在路上站住了。他不願意讓路給他。

「還不滾開嗎？老爺來啦！」

阿林仍在路上站着，不做聲。

「賊種！」阿更爛頭一面罵，一面用力一推。阿林沒有想到他會這樣狠。毫不防備的給他推到水田裏去了。

「狗養的！」

「賊種！老爸來了也不讓路，你是死人嗎？……」

「你是死人！又着脚走路！狗老爺！……」

「你是我的兒子！……」

「你是我的孫子……」

「你看我老爺槍斃陳阿毛……啪！」阿更爛頭做着開槍的姿勢。「哈哈！陳阿毛已經給槍斃啦，他的兒子還那麼高興……」

阿林不再做聲了，把臉轉過去，哭了起來。阿更爛頭的話傷了他的心。他的爸真的給槍斃了嗎？阿更爛頭爲什麼這樣說呢？他哭泣着，在水田裏站了半天才走回家。

但是，家在那裏呢？他的家早已給人家住去了。他現在住的不是他自己的家，最先是阿利伯伯的家，隨後是三品伯伯的家。人家有爺和媽，他沒有。尤其是到了年底，人家的爸都回家來了，帶了許多吃的穿的玩的東西，歡天喜地的過年，只有他的爸不回來，也沒有
一點消息。

「唉，真可憐，沒有爹娘的兒子！」

他常常聽見人家這樣說。這話像箭穿着他的心似的難受，眼淚紛紛落下來了。

「就要回來啦，傷心做什麼！」

阿林相信，這是人家看見他傷心了，故意哄他的。要不然，人家看見他走遠了一點，就交頭接耳的說話做什麼呢？這明明是人家不肯讓他知道他爸給槍斃了的消息。

害他的爸的是誰呢？鄉公所那幾個人是強生，是金生，是阿坤！他全知道。

「燒掉鄉公所！殺掉那幾個狗養的仇人……」他咬着牙齒，暗暗地說。

他知道自己現在年紀還輕，等到上了二十歲，他決計要報仇。他不想種田做買賣，他只想將來去當兵。他要學打拳，使刀，開槍。

「狗養的！今天可落在我手裏啦！」他要把他們一個一個細綁了起來。

但他不想立刻殺掉他們，他要讓他們慢慢的死，多受一點苦，他先拿針刺遍了他們一身，再用小刀子裂開他們的皮，剝了下來，然後把他們釘在牆上，割去他們的舌頭，耳朵，鼻子，再割去眼睛，最後才剖出心肝。

一定是狼心狗肺！他想。要不然，爲什麼要害他的爸呢？

可憐的爸，他到底活着還是死了呢？他知道他的兒子時刻在想念他，時刻在等待他

回來嗎？他也時刻在想念他的兒子，想見到他的兒子嗎？爸在家時是多麼愛他呀！吃的，穿的，玩的，天天都想到。尤其是當他病着的時候。

他緊緊記得，當他八歲那一年，他害了一場大病。那時他的媽帶着他看醫生，求菩薩，什麼都做到了，沒有一點效，只會坐在床邊哭。不曉得他的爸忽然從那裏借了一筆錢，給他買了許多好玩的好吃的東西來，坐在床邊，還講許多故事給他聽。他哭着鬧着的給他引得笑了，病也從此好了。後來講起來，他的爸還感動地含着眼淚，說他講故事的前後，都背地裏流了許多淚，沒有給他和他的媽看見。

現在，阿林又病了，他能立刻回來嗎？倘若他今天回來，阿林一定立刻就能起床，到大門口去迎接他的。無論阿林生多麼重的病，他相信立刻會好的，用不着看醫生求菩薩。他的爸就是天下第一個醫生，天下第一尊菩薩。

阿林永不能離開他。沒有他，阿林活不下去。他無時無刻不想念着他的爸，醒時想着，睡了也想着。

可憐的孩子，他心裏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曾經親眼看着他媽媽的死，阿利伯的死，三品伯的死，又親眼看見他的爸活活的被人捉去。這幾個人都是最愛他也是他所最愛的，却都給了他最恐怖最絕望的印象。他越大越懂事，越懂事越變得憂鬱越沒生氣了。沒有生病以前，他就一天比一天不愛說話，到得病倒床上更加靜默了。

但是他的腦子並沒有靜默，牠只是強烈地轉動着，忽然想到這裏，忽然想到那裏。到後來甚至連他自己想阻止牠，也沒辦法了。四月裏的雨又連綿不斷的下着，浙瀝浙瀝的聲音像在推動他腦子的轉動，不讓牠休息。

「雨停了嗎？伯母？」他時時問着。

「沒有呢，孩子，你要什麼？」三品嫂的回答。

「那麼爸不會回來了！」

「不，孩子！再是兩個多月，他就要回來啦！」

「你哄我，伯母！伯伯在的時候，他也老是這樣說的，不是嗎？」

「這次可絕對沒有哄你啦！你算吧，你爸是你十二歲那一年七月裏去的，十三歲十四歲，你現在十五歲啦，現在是四月底啦，到了七月裏，你爸不是滿了三年，可以回來了嗎？」

「我知道，伯母，但我不相信！」

「靜靜的吧，孩子，七月裏他一定回來，我敢担保，只差兩個多月了呢！」

阿林靜默了。他雖然疑惑，但他可有十分之七八相信，因為已經有好幾個人對他說過，他的爸去了以後，是須過三年才能回來的。

他的爸去的那天是晴天，是下午，是太陽剛到西山上。他相信他回來的時候也一定是晴天，是下午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候。因此他只希望天晴，天一晴，他的爸就可回來了。

然而雨只是不息的下着。有時雨細了，天邊發出亮光或陽光來，雨仍繼續着，過了不久天又恢復了陰暗。

於是阿林的心也就跟着陰暗起來，失却了希望。他睡在床上啜泣着，和雨聲打成了

一片。

「我要去！我要找爸去！」他以前常常這樣鬧着。

但是阿利伯和三品伯都阻止着他，說：

「胡說！你小小年紀，到那裏去找他！我們都還找他不到呢！等幾天他會回來的！」

但現在阿利伯和三品伯全死了，他有了自由。倘若他要出去找爸，伯母是追他不到的。濟時哥又正在田頭忙着，到那裏去找呢？他知道爸是從伏虎嶺上去的。他相信爸一定就在伏虎嶺那邊。倘若找不到，他可以問的。十五歲了，還怕什麼！

「伯母……我要去啦……去找爸去……」

三品伯母就坐在他床邊，眼淚汪汪的望着他，沒有做聲，彷彿並沒聽見他的話。

「伯母！伯母！我一定要去啦……」

伯母仍沒理他。

「不要生氣呵，伯母，我去去就會回來的……和爸一道來……再會吧，伯母……再

會……不要傷心呀……」

但是三品伯母仍沒做聲，只是淚汪汪的望着他。他不能耐了，從床上爬了起來，走了出去。三品伯母仍在那裏坐着，沒留心他已經走了。

「這樣也好，不讓她知道，免得她追了來，」他想，一直往門外走了出去。

三品伯母在裏面大聲的哭了，叫着他的名字，他聽見。

「會和爸一道回來的，伯母……」

但是突然，他看見濟時哥迎面來了，奔跑着，後面還有幾個人。

阿林沒做聲，就從他們的身邊擠了過去。他們似乎沒有誰留心他已經過去了……

「阿林！阿林！」

他聽見三品伯母大聲的號哭着，濟時哥也淒涼地叫着他的名字。但他回頭一望，沒有誰走到門口來追他。於是他放了心，冒着細雨走了。

天是陰暗的……

阿毛哥終於回來了。他整整的坐了三年的牢獄。

沒有人認得他，他也不認得什麼人。從前常走的路，現在非常生疏了。二十幾里路，他整整的走了大半天。應該轉彎的，他不轉彎，不應該轉彎的，他轉了彎。

「陳家村，陳家村，」他一路念着，像怕忘記了自己的村莊名字。

他的頭髮和鬍鬚全變成了白色和黃色。皮膚青中帶白，乾癟癟的沒有一點光澤。人顯得高了，因為身材的瘦削。眼睛合得只留了一綫縫，頭昏昏沉沉的暈着，兩腳踉蹌無力。他已經三年不會走到這樣光明的世界了，一切都使他眼花。

那三年是怎樣過去的呢？他不很清楚。爲了什麼，他也模糊了。他只曉得害他的三個人的名字：強生，金生，阿坤。

「狗養的……」他一路喃喃的罵着。

到了陳家村，他沒有一直往村裏走，只是在村莊的四圍繞着圈子。

「陳家村，陳家村……」

他覺得這裏似乎是了，見着一條河道圍繞着。但這河道已經變寬，圓石橋變了平石橋，很不像以前的模樣，而且路也像換了方向，變了闊的。四圍的坟墓彷彿也減少了數目。留在他記憶中的，認識陳家村的唯一的標誌，是村莊東邊的一顆古柏，古柏下有一個草紮的棺材。那就是他的妻子安身的地方。但古柏依然在着，却不見底下的棺材。他不敢相信那就是陳家村，因此只在村莊的四圍繞着。

「做什麼的呀，老是在村邊轉着？」

有些人注意了好久便互相議論起來。幾個小孩子首先走過去跟了他走。

「哼！」他像和他們開玩笑又像是威嚇他們似的，大聲的哼着，同時做出一副鬼臉。孩子們立刻跑了開去，遠遠地望着。過了一會，又好奇地漸漸跟了進去。

「陳家村，陳家村……」

「這人說什麼像是唸着陳家村呀！」一個孩子低聲的說了。

「正是的！」別一個回答着。

「是個乞丐吧？」

「說不定是個賊！」

「噫！仙人呢假扮的！」

「走走，走走……陳家村……狗養的……」阿毛哥喃喃的說着。

「聽呀，他在罵陳家村呢……」

「不好啦！這個古怪的人罵起來，怕有什麼禍事啦！」

孩子們說着，就有幾個跑了回去。接着大人們來了。

「喂！做什麼的，請問你？」

阿毛哥睜着眼站了一會，又喃喃的說着走了。

「做什麼呀，你那個人怎麼問你不回答？」

「他說狗養的陳家村呢，爸！」一個孩子告訴他的爸說。

阿毛哥突然站住了。他回轉身，對着孩子走了過來，用力睜着眼對他望着，感動地伸出了顫慄的手。

「孩子！……孩子！……」他叫着。

孩子吃驚地哭了，牽住了他父親的衣角，父親也驚愕地用身子把孩子掩住，叱咤地說：

「做什麼呀，你這個人走開！不要嚇了我的孩子！……走開！站住！……」

「我的孩子！……走開！……我的孩子！……」他哭喪着聲音，依然走了過來。他的顫慄的手一直對孩子伸着。

「什麼混賬！……」孩子的父親罵着，就用力的一拳拍在阿毛哥的手腕上。

阿毛哥立刻倒退了幾步，縮回了手。但仍喃喃的說着：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爸回來啦！……」

「你是誰？你做什麼？」

「你瘋了嗎？怎麼把別人的孩子當做了自己的！」

另外幾個男人把阿毛哥圍住了。

「別人的……唉，別人的嗎……」阿毛哥呻吟的說。

「不是嗎？這是阿同哥的！這就是阿同哥！」

「阿同哥……阿同哥……」阿毛哥似乎有點耳熟，喃喃地說着，竭力想從記憶中

喚回那過去的印象，但終於一點也記不起，只是睜着眼呆呆地站着。

「這人古怪……」

「有點面熟呢……喂！你是誰呀？」

「我是誰……我是誰……」阿毛哥像清楚像糊塗，他一時連自己的名字也忘了。

「像是瘋啦，你看，這樣的神情……」

「喂！喂！你是那裏的人？你住在那裏呀？」

阿毛哥睜大了眼，忽然清醒了：

「陳家村……是嗎，陳家村……」

這時看的人越圍越多，大家都非常驚異起來。陳家村裏那裏有一個這樣的人呢？

「真的有點面熟……像是誰呢……」

「阿利哥！哈哈！我回來了，阿利哥！」阿毛哥突然對着一個中年的人叫了起來，

「三品哥呢？他怎麼不來接我呀……哈哈，哈哈！你胖啦！年青啦……」

大家又愕然了。阿利哥並不在這裏，他已死了幾年，三品哥也死了。他怎麼知道他們的名字，又不認得他們呢？

「對啦，對啦！這有點像阿毛哥……發了瘋啦，可憐坐了三年的牢獄……」有人忽然記了起來，說：「喂！你是誰？你不是阿毛哥嗎？」

「唔，你還認得我嗎？」阿毛哥應聲的說，「我阿毛許久不見到你啦，十幾年啦……」

哈哈，哈哈……好極啦……」

「可憐，可憐，全變了樣，還發了瘋！……」

現在大家都清楚了。他果真是阿毛哥，越看越像了。

「去叫濟時來！」有人提議說，「走吧，阿毛哥，到三品哥家裏去，……跟我走，……」

「好極啦，好極啦，……三品哥家裏去……他怎麼不來接我？……我去看他去。」他跟着走了，一路哈哈的笑着。

濟時聽到消息，半路裏迎了上來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

「伯伯！……你回來了嗎？……」

「回來啦，回來啦……你是……」他記不起那是誰。

「我是濟時，伯伯，你不記得了嗎？」

「啊，是的，是的，我記得，我記得，……你是濟時嗎？哈哈，好孩子，長得這麼高啦！」阿毛哥摸摸他的頭，捻捻他的肩膀。「你的爸叫什麼名字呢？」

「伯伯，三品……」

「啊，哈哈，原來是我的好孩子，你爸好嗎？怎麼我回來啦，不來迎接我？……走走走，我去找他，快去找他！……」

「是的，他很……好……伯伯……」濟時感動地忍住了淚，他不想讓他立刻知道他父親已經死了的消息。

「哈哈，哈哈！……好極啦！我要問他許多話！……還有你那阿利伯伯呢？……他還好嗎？……」

「好的，伯伯。」

阿毛哥真是高興，他暫時像清醒了似的，給濟時瞞過了。一路哈哈笑着，到了濟時的家，又什麼都忘記，他彷彿依然在牢獄裏，把阿利哥三品哥和自己的兒子都忘記了。大家也竭力避免着他提到那三個人。他一天到晚像在做夢一樣，說着人家不懂得的話，忽然罵了起來，忽然笑了起來，又忽然半天不做聲。他完全成了一個無知覺無靈魂，無感情無理知，無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生物。他在濟家時家裏吃了飯不做一點事情，常常整天

的坐在褥子裏，一步也不走動，有時清早一起來就走了出去，天黑還不回來。

「狗養的，那幾個人……」只是這一句話，他老是唸着。但罵的是誰，有時連他自己也想不起來。有時記起來了一部份似的，便突然跳了起來，眼裏冒着火，從床下抽出一柄斧頭，放在衣衫下。然而一到門口，又常常忘記了爲的什麼事，亂跑了一陣回來了。

岸上的那隻船，濟時當他回來後不久，就指給他看過，告訴他那仍是他的，這使他非常高興。他常常在船的四周徘徊着。

有一天早晨，他忽然高興得發了癡，一個人把牠拖下水了。船沒有漏，槳也還在三品哥家裏。他的弄船的本能衝動了，獨自駛了許久的船。熟悉的水的氣息使他的神志清爽了許多，他彷彿又像最初划船下水時的高興。第二天他又在河中駛船了，而且戀戀不捨的，從此就把鋪蓋搬到船裏過夜，不再住在三品哥家裏。

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了意外的事：

「嗚~~~~」遠遠地有像野獸似的叫了起來，隨後軋軋軋軋的聲音越響越近，水波

越動越大，汽油船來了。

「划開！划開！」汽油船上的人突然高聲的喊着，揮着手，阿毛哥的船這時正橫擱在轉變的河中。

「什麼要緊！……兩邊闊闊的，你走不得嗎，要我讓路？」阿毛哥仍像幾年前似的，毫不慌忙，只讓開兩邊的河路。

汽油船上的人狂喊着，已經不及停止，立刻對着他的船腰衝了過來……

「狗養的……」阿毛哥見着來勢兇猛，用力把槳往外一挑，划船立刻轉了直，汽油船的頭正碰在划船的頭邊，差一點把牠截成了兩段。水波像海濤似的掀着，阿毛哥的船好像一片樹葉。

「尋死嗎？賊種！」汽油船上的人罵着說，「老早叫你讓路，你不讓……」

「你不會讓嗎？狗養的！……做什麼叫老子讓呢？」阿毛哥回罵着。

「你狗養的那裏來的這賊種……」

「那是陳家村的瘋子，你理他做什麼！」汽油船上另一個人說，「坐了三年的牢獄，發了瘋回來，兒子死啦，兩個好朋友死啦，老婆的棺材也被鄉公所拆啦……咳，可憐……」

阿毛哥覺得一陣頭暈，畏縮地收了槳，躺倒在後艙裏。他清清楚楚的聽得：兒子死了，好朋友死了，老婆的棺材給鄉公所拆走了。

這像是一個晴天的霹靂，驚醒了他的夢。他立刻記起了過去的一切：爲了什麼，他進了牢獄，害他的人是誰，他的兒子和兩個要好的朋友那時是什麼樣子，妻子的棺材在什麼地方，而現在果然都已不再見到了。

「報仇……砍死那幾個狗養的……」這念頭忽然湧了上來。他用力咬着嘴唇，一點一滴着鮮紅的血。「記住，阿毛給死了的人報仇！給活着的人報仇……記住！記住！報仇！你這無用的人報仇去來……」他緊握着拳頭敲擊着自己的頭。

他現在可真的記住了，他非報仇不可！一連幾天，他都喃喃的唸着，隨時提醒着自己，一面在陳家村裏來回的走着，尋找他的仇人。有時還藏着一把斧頭。

「狗養的壞種……老子要你們的命……」

一天夜裏，月亮已經很高，全村非常靜默，他還在村裏徘徊着。

「報仇！報仇……」他默默地唸着，從這裏走到那裏，從那裏走到這裏。

「發財！」

他忽然聽見一種熟悉的粗暴的聲音從牆內傳了出來。

「碰！」接着又是一種熟悉的文雅的聲音。

「哈哈，哈哈……我和啦！」又是熟悉的聲音。

阿毛哥像想到了什麼似的，抬頭望去，看見牆內明晃晃的。

「在這裏啦！」他想，他記起了幾年前強生家裏是通晚點着汽油燈打麻將的。「三

個人都在這裏！……一齊解決！一齊解決！現在可逃不出老子的手啦！……」

他不覺磨着牙微笑了。他要立刻就進去。斧頭正藏在身邊。

門在那裏呢？他在牆外繞着尋覓着。

這是要很小心的，低聲的，不能讓他們逃走一個，他知道，他屏着氣，躡着腳。但是，突然，他驚愕了。他聽見了腳後有人輕聲地透着氣，躡着腳跟了上來。他往後一望，果然瞥見了一個黑色的人形……

「狗養的！引得遠一點，先結果你！……」他心裏想，偏了路，往河邊走去。他感覺到那人仍在後面跟着。

前面靠河的地方有兩株矮小的樹木。……阿毛哥一直往那裏走……突然，他往樹後一閃，抽出斧頭，回轉身來，吶喊着：

「呔！看斧頭！……」

但是並沒有人，也沒有回聲。月光照得他身邊的田野和道路非常明亮。

「狗養的！什麼時候給逃走啦！」他說着往河的對面望了去。

那邊的田野也和這邊的一樣明亮。

「唔……」他忽然又吃驚地叫了起來。

他看見自己的面前矗立着三個人。中間的一個舉着斧頭。

「那是阿坤殺豬徒！……狗養的！……那是強生金生！全在這裏啦！……哈哈！」

他看得非常清楚。強生和金生露着猙獰的笑臉，阿坤一臉兇氣。

「狗養的！現在都落在我的手裏了吧！……你們害了多少人，作了多少惡！……今天

可逃不脫啦！……看老子的斧頭！……」

憤怒的火爆烈了，阿毛哥拿着斧頭，猛虎似的全身撲了過去……

那是水。

黑影隨着猛烈的水聲翻動了一會，不久又甯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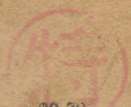
只少了阿毛哥的影子。

02691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7076B



\$0.30